

“铁面”黄克诚为违规公务宴请动怒

1978年12月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,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重建,陈云担任恢复重建后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,开国大将黄克诚担任常务书记。

为公务宴请饭钱两度动怒

公务宴请在所难免,但必须按规定按标准执行。吃顿饭超标一点,看似小事情,实则是关系党风廉政建设的大事情。为此,黄克诚为公务宴请的饭钱两度动怒。

一为400元饭钱怒斥老部下杨勇。1979年11月13日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》,对高级干部的衣食住行、外出休养、文化娱乐、遗属生活等方面,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。《规定》刚刚颁布时,有些人的重视程度不够,因此中纪委很快收到了一封有关公款请客的举报信。

1980年1月,为欢送离总参的李达、张才千,欢迎调至总参工作的张震,主持总参工作的副总参谋长杨勇在京西宾馆用公款请客。当天接待花去400元,经费超

过了预算。黄克诚得知后震怒,决定严肃追究。

杨勇、张震在战争年代均为黄克诚的老部下,而黄克诚完全不顾昔日情分。杨勇不服,黄克诚给他打电话说:“听说你现在权力大了?谁也碰不得!”杨勇放下电话赶到黄克诚那里,承认自己考虑不周。随后杨勇从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交了饭钱,还做了检讨。张震回忆,当时有不少人说情,并要求吃请者共同承担责任,黄克诚都不让步。

二为商业部部长欠饭钱登报批评。1980年10月,时任商业部部长王磊在丰泽园饭庄请客,应付124.92元,但只付了19.52元。中纪委接到举报后,调查属实。黄克诚指示,向全党发出通报批评。《中国青年报》《人民日报》也发了批评报道。

这在高级干部中引起很大震动。有人对这样的处理有意见,黄克诚却认为:越是高级干部,越要带头遵守规定。现在老百姓对领导干部搞特殊非常不满,接受舆论监督,点名批评一下,有什么不得了呢?

坚持自掏腰包赔偿孙子打坏的茶杯

黄克诚担任中纪委书记时已八十高龄,他长期患有支气管炎。每到冬天,病情就会加重。部下建议他到南方去休养一段时间,他拒绝了。中央让黄克诚搬到北京西郊玉泉山边休养边工作,他也谢绝了。后来陈云亲自出面做工作,黄克诚才同意去玉泉山,但提出“约法三章”:“第一,我只带一个秘书去,不用随员及家属;第二,平时不要让家属或其他人来探望,每星期日来一次;第三,在玉泉山一切花费从我工资里出。”

某个星期日,夫人唐棣华带着小孙子来看他。黄克诚见到小孙子很高兴,和他玩了一会。黄克诚累了,就让小孙子自己去玩。不一会,黄克诚忽然听到“啪”的一声,原来是小孙子把一只茶杯打碎了。黄克诚立即把工作人员找来说:“你去找我秘书,让她给你拿一些钱,再买一只新的。”工作人员说:“首长,没事的,他还是小孩子,杯子坏了再去

领新的,用不着您自己买。”

黄克诚严肃地说:“茶杯虽然小,可那也是公物,损坏了他人的东西就要赔偿。”黄克诚顿了顿,接着说:“不能因为我今天当了高级干部了,就破坏规矩,在我身上搞特殊化。这样怎么能服众呀!”工作人员心悦诚服,到黄克诚秘书那里拿了钱,买了新茶杯补上。

生命最后关头拒绝治疗以减轻国家负担

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。然而,黄克诚却在面对死亡时作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选择。1985年9月,由于健康原因,黄克诚辞去领导职务。1986年是黄克诚光辉一生的最后一个年头,重病缠身的他开始拒绝治疗和用药,他说:“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,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,把药留给能工作的同志用吧。”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,医护人员只好强行为他注射、输氧。然而,他一旦清醒,就将身上的输液针头拔掉。开国大将如此坦然面对死亡,让人肃然起敬。郭红梅

“内部观点”害惨美国“挑战号”

1986年1月27日,就在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的前夜,航天飞机生产商之一的莫顿·蒂奥科尔公司召开了一次会议,出席会议的有两派:工程师们是其中一派,他们认为火箭助推器上的O形密封圈有潜在的危险;项目经理们属于另一派,他们为这项浩大工程的名声感到担心,因此发射不能再拖延了。

需要拍板的副总裁鲍勃·伦德夹在两派之间,总经理杰里·梅森问他:“你怎么看?”伦德有些犹豫。梅森接着说:“摘下你那个‘工程师帽子,戴上你的‘管理者帽子。”

这句话让伦德的态度微妙地发生了变化,他采用了管理者的“内部观点”:这种密封圈大多数时候是正常的,再说任何事都存在风险,这么多赞助商还在看着自己……

伦德同意推荐发射,美国航空航天局几乎没有任何质疑地接受了推荐。第二天,航天飞机发射,密封圈果然发生故障,发射73秒之后发生爆炸,七名宇航员全部丧生。

这是一个典型的“内部观点”导致错误结论的案例。所谓“内部观点”,是指通过关注特定任务和使用近在眼前的信息来考虑问题,并根据有限信息作出预测,这些信息包括“铁事证据”和谬误的看法。所以,“内部观点”常常过于乐观,而带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。岑嵘

日本影响深远的“垃圾战争”

在最近的卡塔尔世界杯上,日本球员休息室干净整洁的形象一度上了热搜。日本人爱干净是出了名的,但这并非自古就有,而是得益于一场持续八年、声势浩大的“垃圾战争”。

1955年起,日本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,当时也是垃圾随处乱扔,污物随便投弃。把日本城市变成了无数“肮脏都市”,首都东京更是脏乱不堪。

1966年,东京都政府选定杉并区的高井户地区修建垃圾处理站,因遭到了居民的激烈抗议而中止。但东京另一侧的江东区不愿意了。江东区南部面朝东京湾,一直是旧城江户的垃圾填埋地,每天有5000台以上的垃圾车驶入区内,交通堵塞、垃圾外溢、污水乱流、恶臭扑鼻,居民怨声载道发出抗议。

到了1971年,忍无可忍的江东区把所有垃圾车拦在本区入口,各个区的议会凡是没有同意在本区建垃圾处理场的,就禁止该区的垃圾车驶入。

这些区里,杉并区的反对派最为强硬。1972年底,东京都为了应对季节性垃圾而在杉并区设立了一个临时垃圾收集所,杉并人立刻奋起反抗,甚至直接袭击政府人员。

杉并人的刚硬态度,刺痛了江东人本已敏感的神经。在他们看来,不想建垃圾处理场,就是要把垃圾都扔到江东区。我们忍了那么多年,凭什么还要为你们处理垃圾?于是,他们在各个主要路口都设立了检查站,专门“阻击”来自杉并区的垃圾车。

江东人则因此开了窍。1973年5月,杉并区又发生了一起针对垃圾处理场的反对活动,江东区第二天就宣布,再次对杉并垃圾展开“阻击”。这次,就连环卫工人都不愿意再帮助任性的杉并人。东京都环卫工会宣布,工人们拒绝收集杉并区的垃圾。

无法可想的杉并区居民,只能把垃圾扔在大马路上。五月日渐炎热的天气,使垃圾堆很快开始散发恶臭。此时,距离第一

次反对运动已经过去了七年。这场漫长的拉锯战,让东京都政府和杉并区居民们都疲惫不堪。

1974年,都政府和杉并反对派终于全面和解,区民同意在杉并区建设垃圾处理场。这场沸沸扬扬,通过电视和报纸传遍全国的“东京垃圾战争”终于落幕。

后来,东京都把主要的垃圾处理工作推给了地方各区,如果处理不了本区的垃圾,可以通过付费交易交给其他区处理。

为了减轻垃圾处理的压力,区政府在区民身上打起了主意。各区都开始鼓励区民“减少垃圾消耗”和“垃圾回收再利用”。毕竟,本区处理不掉的垃圾,送出去是要花钱的。日本严苛到接近变态的垃圾分类制度就是产物之一。

日本人渐渐形成了这样的共识:处理垃圾和维护居住环境都是社区居民应尽的责任,如果有人大意,不仅损害自己的生活品质,还要花更多钱找别人来收拾。

刘喜

文史杂谈

真实的牛皋很勇猛

岳飞与岳家军的故事,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诵。无论是评书还是京剧,牛皋都是最受听众、观众喜闻乐见的将军。他粗鲁却又机智、憨厚却又多谋,是一个粗中有细、武中有文、个性鲜明的喜剧人物。戏里、书中都说他和岳飞是结拜弟兄,排行老二,手使一对金锏。他虽是岳家军中的先锋官,本领不大,却总是歪打正着,似有神助,常常打胜仗,所以被称为“福将”。真实的牛皋是这样吗?

史载,牛皋字伯远,河南省汝州鲁山人。他出身于贫困农民家庭,天生膂力过人,以打柴卖柴为生,又因常打猎,精于骑射、箭法,后来在当地当了弓手。金兵侵宋后,为保家卫国,牛皋组织义军抗敌,多次痛击金兵,被当时西道总管翟兴保举为保义郎。金兵进攻洛阳一带时,“皋十余战皆捷”,升为果州团练使之后又因战功卓著,再升为安州观察使、唐州信阳军镇抚使。这时,岳飞正统管江西、湖北军务,牛皋奉命率部加入岳家军。这一年,是公元1133年,从此岳、牛二人成为共同战斗的亲密战友,一直到岳飞被害。牛皋比岳飞年长17岁,二人也不曾结为金兰之好,岳飞当然也不会唤他为二弟。

牛皋也并非“福将”,他手持一对金制的双锏,冲锋陷阵,马快人疾,勇不可当,是个智勇双全的虎将。一次金兵进攻江西,从荆门向北回师,牛皋在宝丰的宋村设伏,大败敌军。后来岳飞准备收复中原失地,派大将张宪、徐庆攻打湖北、河南一带的军事要地随州,但金兵拒守,张、徐二将久攻随州不下。牛皋自告奋勇向岳飞请命,愿领兵只带三天口粮,保证打下随州。牛皋舍生忘死,猛攻关隘,结果三天口粮尚未吃完,随州就被拿下。此战后,牛皋被封为元荆湖南路马步军副总管,实际是岳家军中的副统帅。秦桧害死岳飞后,也不肯放过牛皋,1147年,秦桧暗令亲信将领,借宴请诸将为名,酒中放毒,牛皋被害,死时61岁。死前,他激愤地说:“恨不马革裹尸,而死在屋檐下。”张永和